

七月詩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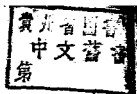
讀書人會惠存

蔡祖延
贈張

躍動的夜

冀方

J
10114
46



七月詩集

胡風編輯

躍動的夜

冀訪

南天出版社印行

目次

羅勒的夜.....一

渡.....三六

廣野.....四八

夏日.....六二

躍動的夜

(一)

解除警報了——
我用輕捷的步伐
躍出了防空壕，
向自由的空氣
舒暢地呼吸。

「再會！」

一同埋伏這兩小時的暴友們！

再會！

死亡的恐怖；

再會！

防空壕

——我們底根據地。」

夜網已經罩下，

寬闊的街道，

狹小的巷面，

高的樓廈，
矮的茅廬，

遠遠近近

充滿了電力底光輝。

人們從暗洞里爬出來，

拍去身上的塵土，

邁開壯健的步子，

用愉快的眼光

迎著光輝。

房門打開了門，

露出玻璃櫃，

陳列起貨品，

掛上金字招牌，

迎新光輝。

人力車夫

點燃了油燈，

牽起兩片轡子，

向廟處

向江岸碼頭

迎着光輝。

一切都是原有的完好呵！

掛在那里，

貼在那里；

一切都是依照自己底意志呵！

行走在那里，

停留在哪里；

一切都無恙呵！

生長在那里，

建築在那里。

江水用狂歌

迎着光輝。

輪船用汽笛

迎着光輝。

要結

便是光輝的結完處：

輪船破浪向它駛來，

無數的工人

狂歡着向它跑去。

看他們呀 看他們，

晃動的頸，

躍動的腿，

扭舞的路膊，

在電燈下

閃耀着古銅色的光芒。

「船靠了呀！

船靠了呀！」

洪亮的

是他們底聲音。

當船頭被鐵索鎮定，
火爐里停止了機輪，
我看清了

船里滿載着

茫茫物物的生命。

(三)

向生命的力竭，

我敬禮！

從甲板，

跳下一個，又一個……

滾一身行囊，

提一支槍，

活躍的身子，

活躍的臉色，

活躍的復仇的心。

從臺上，

成羣地向岸上飛奔，

抬着輻重，

抬着曲肘和鐵齒輪；

活躍的身子，

活躍的臉色，

活躍的復仇的心。

他們底灰色軍服，

閃著光輝；

他們底鋼盔，

閃著光輝；

他們笑了，

笑了，向他們自己，

向我們——所有的兄弟。

他們笑著，

打我底面前經過，

從他們底身上，

我嗅到了我所愛的泥土底氣息；

從他們底臉上，

我見到了工作艱苦的農夫底榜紋；

但光輝照耀了他們，

愉快籠罩了他們，

他們笑了。

向寬闊的馬路擁擠，

他們不請取你息。

當晚手吹起了集合，

他們又擁擠着

朝一個方向排列。

在一聲口令下，

他們轉向了，

朝遙遠處

歌唱而前進！

遙遠處

將有火的跳躍，

血的號奔。

(四)

向生命的力量，

我被瞞！

在起重機下，

那長方形的堅實的

木箱

以沉重的姿態

卸落在運給底甲板；

壯健的工人

又熱情地

把他們抱起。

孩子們拍手歡躍地：

「這是子彈，子彈……」

是的，每一顆

將轟從戰士底手里

被塞進槍膛

經來復線嘶叫而去，

向仇敵

討還血債。

「杭啞，杭啞……」

碰了壁，空手！

滑的呀，踩緊。」

一籍，一籍，

路在工人區材上，

浴池裏

漸漸向岸上浮起。

從那木箱底正處，

我看清了兵工廠的名字

和出品的年月，

從那木箱底兩側，

我看清了子彈底發數

和限用於何種武器的番語。

「抗爭，抗爭……」

高坡上進，

脚壓，低地……」

斷聲，

把木箱

向岸上浮起，再浮起。

岸上，

修長的馬路底盡處

駛來了一列汽車，

那放射的電燈，

那和歌的聲調，

那參差的馬達，

像坐風

向遠處撲攆而來，

到了遠處，

都毫無地停止。

「車來了呀！

車來了呀！」

躍動的工人們

用偉大的力，

用雄邁的姿態，

帶着莫名的歡欣

抱起木箱

撲向着那車底裏！

不可遏抑的

力底傾瀉！

每一顆龐太汽球

被注滿了！

沉重的拳錘可

馬達

開始運轉！

——生滾的歌唱

勝利的鼓面！

迎着光輝

駛向了遠處。

遙遠處

將有火的蹂躪
血的折磨。

(五)

對清溪復奔流的

大如來

我歌頌。

歌頌阿，歌頌阿，

向湘江的山雲，

向十一月的寒空，

向奔流不回顧的流水，

向明天的太陽。

歌唱而歌……

我懷抱著我底壯歌，

走上了我自己底路。

——道聲

將歡我回到溫暖的巢穴。

(六)

大地是如此的迷曠呀！

種着高粱的田野

種着玉蜀黍的田野

割了稻子待播的田野，

松樹的森林

柏樹的森林

杉木與樟樹的森林，

它們家着這條平坦寬闊的大路，

伸到遙遠的懸崖。

我懷抱着我狂壯歌。

自由自在地走在這條路上。

城市

已與我去得遠了。

那電力底光輝

混合了天邊的繁星，

那馬達底跳躍

那起重機底喧嘩，

那工人們底邪許

已再不能與風聲分割，

那流走的人羣

漸漸使他們遠離我底眼睛。

從山底靜聲

林連金子原

走上了這條路，

從村莊裏邊

經過田子的

「」走上了這條路，

他們手裏都提着布袋，

他們底臉都朝了城市。

他們喘着

浮標的仙歌

他們也用那興快的聲調

向自己底伙伴

高聲說着：

「趕快，趕快，

你看，沒有月亮，

趁今夜裏了多好！

趕快，趕快。」

「是的，」

你底米，

我底米，

那尼的人，

都來生米吧。

他們嚇我

漸漸沒有了距離，

他們有力的言辭

我聽得清（

每一個字。

他們和我

擠身而過，

在我感覺不到的暗影里

我感到了灼熱的呼吸

我聽到了跳動的脈搏

我看見了紅黑的面孔。

我們原腳步，

又拉長了我們底距離；

在無盡的夜暗里，

我們互相消失了影子。

（七七）

我走……

走進樹林，

繞過池塘，

打穿小的田徑上

象越牙舞象，

再走向那

無敵的黑色的屋簷，

——那里面

就有我這樣幽深穴。

已經是子夜了呵！

巡更的

正敲打三更，

整覺是最敏銳的

動物！

彷彿熟悉我底步伐，

一聲也不吠叫，

我看見了燈火！

燈火！

呵，我像飛禽掠過巢穴。

亞美利加洲！

那樣歡快樂！

我舞着輕快的

步伐！

向前走近，走近。

我聽見了

紡紗車底聲響，

推磨的聲響，

從每家底門簾

窗洞

飄溢出來

「泥巴泥場」

像向我

訴說一串古老而溫馨的故事。

而我

又是那熟悉揮旋著的舞步！

他們每天——

每天

用扎花機去掉棉子，

用彈錘再把它彈鬆，

飛揚着白色的纖維，

「一號眼線」腳也不轉地

壓住手里的棉條

把它細細地拉成紗。

他們每天

每天

從河里淘洗了青稞，

送到禾場上曬一天好太陽，

晚來收上磨盤

胃着汗

把一粒碾變成無數粒的麵粉。

到明天

——太陽還未紅

一切繁瑣棉絨的地方

就有了棉紗。

一切需要麵粉的地方

一就有麵粉。

匪軍仇敵！

當你在空中，

狂笑我側底玉簪太俗。

和機械能力的毀滅時，

那套知道。

中國底大地

每夜

有這「虎鳴」的歌聲麼？

你蕭蕭：

「虎哈 虎哈」

這平和的旋律，

沉澱着

自由和勝利！

一切放縱的狂笑

在這里都會變成自衛的哭泣，

一切瘋狂的蠢動

在這里都將匍匐貼耳。

我壓抑了我底壯歌，

在一座茅屋下停止了腳步，

都輕輕開我推進多少次的門，

向歌手們——他們和他們

深深地說謊。

而在「虎嘯」聲並不停止里

我得到了回答的歡迎的笑。

我浴着笑，

打開了我底房門。

我轉瞬疲

頓快地走了進去。

我點燃了桐油燈。

在桐油燈下，

我磨磨淚，

歡喜的淚，

我揮去班，

夢裏落利的筆，

寫和詩我像越的辰博，

一刻也不停息地

寫完了我當時。

滿，離聲四野，

已經唱出了黎明。

一九三九，十一月廿，黎明時寫成。

渡

我們一直不停地走向河……

十一月的風

從樹梢灌下

壓死了荒草

壓清失去了青春底顏色的

河流

河流

傾落冰凍的水

無止息地

離向它自己所探險出來的道路，

河流底寬浩的水面

無黃色閃耀的水面

幾隻水鳥

縮冰爪

展開翅膀

低低地飛過，

以極緩慢的三兩聲的「嗷嗷」

在荒原上搖盪着寂寞。

而風旋着 絞着 呼嘯着……

水與水碰擊着 與巖岸擦撞着……

那低弱的 急促的

又是憤怒的聲音啊！

幾遭受了

愛底遺棄

於痛苦戰戰中沒有了精力的呻喚……

像恐懼於

未來的足以招致它底命運的暴力

而噬息……

儼不甘於忍受迫害

反抗地

向亘豎在它面前的醜魔狂號……

爲濃霧與殞塵所塗染了的

陰暗得快要哭泣的

天野，

是以怎樣一幅嚴肅的面孔呵

垂下耳朵，傾聽着

這壓爛了的大地上底——

彈送殘朽的陳迹 謳歌正在行進的戰鬥 而且迎接清遠在遙遠

處遙遠處的我們所幸福的风與水合奏的

無比悽愴又無比壯世的音樂！

散開在兩岸

稀疏的禿禿的樹枝

隱身在朦朧里

苦苦地搖曳……

不知是要招回太陽

還是歡迎濃霧變成夜雪

放肆地向大地下

楓葉在沙灘上

洞穿到底的

朽爛了的

被拆毀了的

渡船，

——曾經在這河上，運送那幾顆行

從前到晚

幾十年……

在今朝

——苦衷的困窘縮緊到無可再縮了的今朝呀！
它們安息了。

曾經被人養育的

當作財物的

聖潔們，

寶島地帶在已不再划行了的

破船底邊緣上

低下頭

默默地忍受寒冷底侵襲

等待主人……

——哪知道

主人已跨上艱困的旅途

流浪到不知名的地方去了呵！

曾經在這河灘上開黃花的

蒲公英，

也懷昔年一樣服從着季節

早就枯萎了，

也再沒有孩子們把它檢去當樂燒……

還有什麼呢？

啊，狂頑的風呀！

啊，滾沸的水呀！

狂頑的風

追隨着

滾沸的水

從天邊奔捲到天邊呀……

這些，這些從太古草昧時代以後，

再不會一時有過的

而偏出現在今天的

荒涼與慘厲！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爲我所熱烈地愛戀着的河流

就這樣

隔絕了爲我所同樣熱烈地愛戀着的兩岸！

而我們是不能停留在這兒的

我們底子彈袋空空了

我們底乾糧袋空空了

我們底水壺也空空了

我們底道路是決不能再發熱了……

手不能再停留 那怕是一時一刻的停留呀！

我們再不能停留呀！

我們已經是掙扎着

生命底最後的耐力……

我呼喊——

我悲涼地呼喊……

「接船呀！」

我會滾掉呼喊……

「接船呀！」

我和那無數人逐漸墮了的聲音呼喊……

「渡船呀渡船……」

前河那邊

俗俚地流着的一

一條綠的結實呀

已經很乾地感到：

「這是自己兄弟底聲音阿！」

讓我們

渡過河，

讓我們

在河底彼岸

把槍砲、刀、火雷……

把力、血液……

把一切允獲自由的東西

重新準備好。

一九四〇年，一月。

曠野

讓我們底馬

盡情地奔跑吧

這里是多麼空闊的曠場呀！

沒有一個土丘

沒有一塊石頭

沒有繁雜的林子

沒有寬闊的

水深浪急的河流……

太陽耀着

高邇的天穹這麼亮，

輻射熱平均地

輾磨着這土地

讓一切都感受適度的溫暖，

從窗外吹來的風

擰着尖銳的哨子，

雖然給這里帶來了冬天……

我們底馬匹

像在追逐着風

也像爲風所奔捲地

蹄子把塵土向後邊掀動，

我們在馬上吶喊，

馬，伸仰着頸子

向崇高的天宇

露出整齊的排牙

不住地嘶鳴，

這聲音

比風底叫囂尖銳

比風底叫囂笑得更高，

這聲音像要割破這荒野

透流到曠野以外的遙遠處！

我們的眼晴看得這麼遠：

我們看見前面

和我們底馬鞭所指畫的兩旁

是同樣的迷團，

我們看見迷團得模糊了的地方

藍天在那裏沉下了，

我們看見成羣的飛鳥

越飛到遠處越低

最後在平野里溶化了……

我們知道

我們底眼睛看到了曠野底邊緣。

而我們現在

是奔馳在曠野底中心呵！

葱綠的麥苗

一直護着馬蹄所踏印的

黃土道路，

我們看不見這道路有多長：

我們嗅到

泥土底濃厚的氣息，

眼睛里閃着

泥土底健康的光彩，

我們滿懷了說不出的親愛……

一片田連一片田，

一直連到曠野底邊緣的

蔥綠的麥苗，

在風里輕輕地飄動，

向我們訴說今日的繁茂

誇耀未來的收穫底豐足……

一個村落滑過了

前面又現出一個村落。

高低不齊的樹

把村落縫綴著

多刺的藤子

沿著樹幹漏成窟窿

把村落環繞著，

在村落底邊頭

在通過村落的路只

年青的朋友

拿著紅標槍

守著……

一個碉堡消滅了，

眼前又現出一個碉堡。

碉堡壓著幾條大溝底交點

高高地矗立著，

紫藍的

像是這曠野里底山峯，
朝霞上飄着

我們莊嚴美麗的旗幟，

我們底弟兄挺立在上頭！

靜靜地

瞭望清曠野底邊線以外……

我們躍躍進了小溪呵！

溪水潺湲地歌唱

平穩，閑靜

如同慈母唱給搖籃里聽的

甜美的曲調，

澄澈的波面

照下了我們底

英俊的愉快的影子，

我們二十個

——運糧員

正像我們每一個人底年紀

今天，是這樣顯微的！

聽着大地底召喚

讓我們趕緊：

奔馳到曠野底邊緣！

呵！迷惘呀 迷惘呀！……

我們還是奔馳在曠野底中心，
前面兩旁

和我們底距離

還是像以前一樣遙遠……

我們迎上去！

雲朵在我們底頭上幻變

蒼鷹在我們底頭上鳴叫，

我們底馬

「桄桄」地響和着

蹄子是振得更快了，

我們迎上去！

風迴旋，急速地迴旋

我們聽不到一點嚴寒，

我們只覺得

空氣過剩的充足

讓我們呼吸得如此舒暢……

一顆老樹滑過了

一個池塘滑過了

一大塊芋田滑過了……

在芋田里獨芋的幾個農夫

望着我們笑了，

牽着牛在池塘里喝水的孩子

池塘旁邊洗衣服的姑娘們

也望着我們笑了，
我們也笑了……

我們好像從不會這樣笑過！
也彷彿從不會笑得這樣好！

在海上
我們愉快地

打開發光的槍機……
推上子彈，

我們拍蒼鳥……

「有誰來侵犯我們底土地……」

馬叫嚷着，跳躍着，

好像在流火交織的生死場上

看見了張發的仇敵……」

蔡臣發過來了，

好像決鬥一樣的勇敢

憤怒……

我們把繩攔斬緊

好容易馬蹄催促地停止了！

而，立即又像旋風一般地回轉身來

朝向回去的地方奔馳……

啊！我們出發的地方

——我們底營房

已是一些小風點

散佈在天與地相連的弧線上

曠野

親愛的曠野，

在這里

這樣地奔馳

是這樣的自由自在呀！

讓我們來歌唱呀！

「我們返國

多麼遙闊廣大……」

四一年，一月，十三日。

夏 日

(一)

好的，白得耀眼的陽光：

好的，綠的田野 綠的森林

綠得像金屬的河流和 像鑽石：

好的，朝一個方向流動的風

流得這麼平靜的風：

好的，早熟的王爾森 高粱
在風里

慷慨地伸出的無數雙臂
爲了歡迎這日子

而揮擺着結實的手掌：

好的，紅的花 黃的花 粉白的花
在風里

猶如千千萬萬的火炬在閃動：

這是如何地可喜啊

我們有了這一天！

這一天

是希望成熟的日子

是辛勞結果的日子

是自己報償自己的日子

是發笑的日子

讓我們這樣地走出我們庭草場

帶着像田野道般寬闊

微泥土道般樸素的

一份真實的愉快走出草場

過歲兩年了

在連綿的秋雨里發滋着的寬遠草場

壓在我底頸上，

陽光——好陽光

照封着我也沒有被衣服的身上

好像我就是傳說里的人物

要在一團永遠不熄的火焰里

燒成一身榮耀……

我會着竹根爭燄斗

多少年來

被我底粗糙的手掌擦着，燄斗

已變得紅潤有如紫玉了

多少年來

已經是我底不可分離的伴侶

現在 也像一些日子裏一樣
我熟悉地一邊吸着煙一邊走……

(11)

昨天拔起的麥草

現在已經枯萎

如今在夏日的陽光下

像躺在藍霧里一樣

它底野性的種子被暫則生機死滅了，

棉田里的棉莢

現在已經空闊

棉花底纖維

毫無拘束地膨脹着

在這日子裏

它要完全裸露出來

你看 你看

這是如何純潔的白色呀，

瓜地裏

南瓜 胡瓜 還有紫色的茄子

一個個都胖起來了

這麼圓 這麼有光彩，

喇叭花

開在最貧瘠的斜坡上

人們認為並沒有出息的土壤上

然而它也是如此的嬌嫩，
紅豆比昨天豔得更長了，
野玫瑰比昨天紅得更美……

稻田呵，
薄薄平鋪一板的稻田呵，
昨日的雨水裝滿了

盈盈的如少女含情的眼簾

不知誰故地凝望著，

等待那一個秘密的希望到來，

而希望已經從重而生長起來了呀——

嫩綠的稻秧

新鮮活潑的稻秧

懷有那麼富的乳養育着的孩子

一大比一天壯健

一天比一天壯健呀！

看這些

我不由地做了秋天的黃金的美夢。

那飽滿的顆粒

那透熱的香味……

我將怎樣舉起第一束稻穗

第一次把它捧向穀倉？

那稻子洒落在倉裏的珍珠似的聲音

在我底心里

將變成怎樣獲得領略的歡喜？……！

桑園里

這麼多低矮的桑樹

桑葉採完了又被了手

撐在這火一樣的阳光

給樹地上披上一件流動的圖案，

一隻大公牛在樹下的樹地上睡覺

很奇嚴地吐着舌頭

它底脖子和肚皮緊貼着清涼的地面

它底粗大的呼吸這麼平勻

它底頭角里流着涎

桑葉底影子在它背上輕輕撫摸

禪子在樹上為它唱催眠歌……

它聽得這麼清晰

連那微風拂過樹葉的聲音

都聽得清清楚楚！

蟬子在樹上唱歌

悠長而連續的聲音

像這靜謐的風一般的清涼，

這麼多聽得數清的樹洞

比這還要多幾千萬倍的歌聲啊

伴隨着一陣好風吹來的時候

我簡直暈眩了

我簡直覺得這是我快發出的聲音

樹葉發出的聲音

呵！我們該怎樣顧做我們底日子
我們有了如許多的權操呢！

那很遠很遠的地方
還有許多聲音——

溪流底聲音

鳥底聲音

小孩子底聲音……

這真是太好了！

我們應該感謝這陽光啊！！

END

是的，還要想一種

這日子是怎樣來的？

你應該記得

那土地凍結的日子

那灰暗的沒有光彩的日子

那植物枯槁的日子 動物餓斃的日子

這原野是如何的死寂 荒涼呀！

我們縮在土房子裏

緊閉着門扉

圍坐在多煩的松柴火邊

離著北風永遠同一的聲響

靜靜著寒風的痛楚

聽著風聲反復不絕地

呻吟與寒風

我們想到 又仔細地安排着

一個春曉……

從我們屋簷中

節節下來當個種子

從我們燃燭的柴草里

節節下來作牛馬底飼料

還要給我們底雞 豬 牛

準備足夢這些日子的情緒

每天清早

霧氣迷漫的清早

寒霜零落的清早

我們就離開

爲我們所不願意離開的溫暖的草床

帶着釘鞋和從笑出去

帶我黃生從昨夜道下的糞便

——我們底肥料

你想一想

那些日子裏

我們是怎樣焦急地等待着

太陽從南方回來……

(四)

然而，在今天

我們並不能停止我們底辛勞呀！

你看，我們底莊稼

它們都在等待着我們

它們顯赫顯 招着手

要我們來……

它們是這樣小 這樣嫩嫩

它們距離黃金色的日子還是那樣很遠

還要用我們生命的全力

和我們長魂深處的熱望

好好地來保證我們底稻子

不叫它饑渴 而且

讓一切的綠色都瀟瀟好太陽

最後讓我們看着

它們都開了花，都結了果

一齊步入那黃金色的日子裏。

到了那一天

讓我們再說一遍

這是希望成熟的日子

辛勞結果的日子

自己報償自己的日子

發笑的日子

到了那一天

看見那一個狂妄者

敢奔在我們底面前說：

「放下你底鐵刀！」

好呵！這日子

好呵！這陽光

現在我底心里是愉快又清涼

我一點也不覺得炎熱……

請你不要笑我

已經滿頭大汗 滿身大汗

我還要和我底伴侶——

我底紅潤有如紫玉的軀子

走到我們底田野里去

你看，我底夥伴們都早在那里工作……

四一年，夏，在西永鄉。

七月詩畫

躍動的夜

著者：冀坊

編者：胡風

發行所：南天出版社

桂林：郵箱二六六號

總經售：三戶圖書社

桂林：中北路九一號之三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初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七月詩叢

第一卷

胡風編輯

- 我是初來的……胡風編 不出版
 故……夏 無筆 5.8.00
 給門者……田 間著
 無絃琴……S.M. 著
 爲着未來的日子……魯 藺著
 隊長騎馬去了……天 笑著
 泥土的夢……杜 谷著
 躍動的夜……胡風 著 4.50
 意志的臨徒……胡風 著 5.50
 重話……胡風 著

南雲書版社印行

- 向太陽（三版）……艾 蕪著
 爲飽圍而歌（三版）……胡風著
 笑（三版）……莊 馮著

以上三書，海雲書店印行